

客家研究文丛

十二卷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陈安良传

CHEN ANLIANG ZHUAN

廖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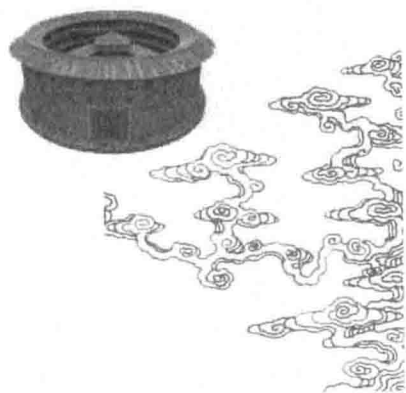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客家研究文丛

陈安良传

CHEN ANLIANG ZHUAN

廖文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安良传/廖文著.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 5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客家研究文丛)
ISBN 978-7-5623-4040-9

I. ①陈… II. ①廖… III. 陈安良 - 传记 IV. ①K82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5210 号

陈安良传

廖文 著

出 版 人: 韩中伟

出版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营销部电话: 020-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E-mail: scutcl3@scut.edu.cn http://www.scutpress.com.cn

责任编辑: 吴翠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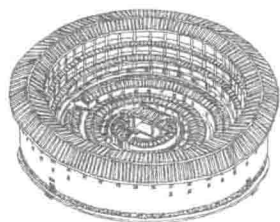
印 刷 者: 广州市穗彩彩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9.75 字数: 392 千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录

在客家精神的星空中（代序）	(1)
第一章 莞乡客村诞奇童，聪慧名扬四乡里	(9)
第二章 少年求学睹国弱，立宏志奋发图强	(36)
第三章 五卅反帝陷囹圄，长兄施救方脱险	(51)
第四章 羊城学满立功业，结良缘俊彦满门	(73)
第五章 求真知赴德深造，苦学成才载誉归来	(94)
第六章 抗日烽火施仁术，卫生防疫建奇功	(126)
第七章 赴美求学归国效力，羊城解放勇护医院	(152)
第八章 现代施公破奇案，广州法医显神威	(172)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忙，乡村环境日日新	(200)
第十章 窘途不忘悬壶济世，陶然担当“鸡司令”	(249)
第十一章 春风拂面喜开颜，老骥伏枥争朝夕	(281)
参考文献	(306)
后记	(307)



在客家精神的星空中（代序）

历史的巨浪，淘尽了千古风流人物，却留下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这已非时光所能带走的了。在人类精神的星空中，一代又一代，都能读出那一颗颗璀璨的星辰的名字。可以说，没有这些星辰的照耀，人类至今仍在黑暗中摸索……而在这众多的星辰之中，有那么一簇耀眼的星星，则是属于客家民系的——当然，它也是属于中华民族这星谱中的。

是的，我们曾说过，客家人，是一个精神的民系，一个“形而上”的民系。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精神史上，它占有太多的光亮。精神总是在苦难中进发、升华的，客家人的千年迁徙、万里长旋，正是这样一抔滋生精神的土壤。

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才成长出一大批历史名人。他们不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业绩，也以其伟岸的形象光照千秋；他们传奇式的生涯被代代传诵，他们的人格魅力更永成楷模，并不因岁月的冲刷、风雨的剥蚀而消减或迷失。

他们始终矗立在我们的身边！

一个时代总会造就属于它的巨人。

一个伟大民族总会产生它引以为骄傲的洪钟大吕式的人物。

近现代，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一大批叱咤风云、彪形炳赫的英雄人物，力挽狂澜，开创了我们民族的新纪元。其间，更有客家名人的熠熠身影。

客家在近现代涌现出相当多闻名遐迩的历史人物，遍及政治、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几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

因此，要从精神史着手，研究这么个民系，首先，便会触及占据这个民系精神史的一系列历史人物——这些人物，烘托起客家精神史的星空，他们便是锻造客家精神的先驱者、牺牲者。离开他们，一部客家精神史便无从说起。他们是历史之子，他们更是历史精神之子。一部历史可以被人说长道短，可历史滋养出来的精神，却是不能被否定的。

这部丛书，从一开始，便开宗明义，致力于客家精神史的发掘，其中的重要系列，便是客家历史文化名人的传记。

于是，我们便从缀连这部精神史的历史人物的研究深入下去。

这无疑是一条思路。

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思路。

而这条思路，则肇始于这样一个历史的叩问：

为何自宋、明以来，尤其是近现代，客家名人出现的密度愈来愈大，可以说，发生了客家“名人爆炸”：从现代思维科学新成果之一——“群体激发效应”来解释，可否就能完全解释得通？“群体激发效应”，当是指某个领域、某个学科中的相互激励，而客家的“名人爆炸”效应，几乎是遍及各个方面。

于是，这也就成为“客家名人爆炸”的历史之谜。

而要破译这么个历史之谜，光研究单个或几个人物是远远不够的，光研究某个或某几个历史时期，也同样是远远不够的。

客家研究文丛中的名人系列，我们已经选取的或即将选取的历史文化名人，则多有代表性。无论他们是民族志士、革命领袖，还是文化大师、科技精英、艺术巨匠，作为客家人，其最重要的，仍是忧国忧民、把百姓疾苦时刻放在心间的“医国手”，也正因为这样，老百姓也就同样把他们放在心间。

不同传记，出自不同人之手，自是不拘一格，或重考证与学，或重文笔与哲思，或重激情与诗意，读者当各有所得，各有所好。所以，不强求一律。

掩卷之余，仍沉入文前提出的历史之谜的思索中。

这么些个人物，英雄人物，历史人物，当在客家精神史上揭示出什么，以解开客家“名人爆炸”之谜呢？

他们也同样为民族的危亡，为国家的安危，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甚至壮烈捐躯……

他们身上，也同样具有客家人的人格魅力：一生特立卓行、高瞻远瞩、舍生取义……

他们，也同样重文化、重教育、重孝悌、重勤奋、重节俭、重然诺、重情义……

他们，热情如火、坚韧如钢，始终有一种为人所称道的“天放的精神”……

他们坚忍，他们吃苦耐劳，他们能承受人世间的任何苦难，百折不挠……

一口气，还可以写下很多，对于这个民系，对于这些历史人物，任何赞誉都不为过。

然而，仅仅是赞誉，也还是不够的，当在这一切的背后，深掘出何以产生这一切的因由来。

这正是这些客家人物传记的“形而上”的任务。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只是一般地解释了英雄产生的大背景。没有

人民，没有历史使然，是不可能英雄。但是，为何这两个世纪，那么多的历史人物都出在这样一个蛰伏千年的民系上？这却不是上面几句话或某种理论所能解释清楚的。

斯人已矣，来者相继。跋涉过历史的崇山峻岭，后来者可有先行者的坚忍不拔、光彩照人么？

正是为了未来，为了后来者，我们才给自己提出了这么个艰巨、艰辛也是艰深的任务。我们不知是否能完成。

但我们在努力。

客家名人“爆炸”之谜，当首先从这个民系的大汉民族意识上破译。

客家人，从来以中原古汉族的身份自矜，中土乃是他们古老的家园，纵然千年迁徙，万里长旋，到了东南沿海，独在异乡为异客，却不忘自己是整个华夏古国的主人。虽名为客，可身与心，却永远以主人自居。更何况汉族是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最早的主人，更是这片土地上文明的创始人，所以，他们始终有着走出中原之际忧国伤时之叹、慷慨悲歌之勇，以天下为己任，每每北望中原，拔剑击筑，龙吟虎啸不已。

而古老的汉民族文化，更强化了他们的忧患意识。毕竟，中原是孔子所称的“杀伐之地”，由于地理自然环境的严酷，这个民族与生俱来与忧患相伴，危机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其精英之蚤。而几千年灿烂的文明、厚重的文化，本就是一笔巨大的历史财富，值得一代又一代人去捍卫它、保存它并丰富它。作为汉民族的一支民系，客家人能不为光复昔日的伟业而奋起么？

他们背负的历史太光荣也太沉重了！

无论汉民族文化到了宋明二朝，已经怎样老气横秋，甚至成了自我虐杀，遭到汉民族中有识之士如李贽、黄宗羲、戴震、龚珍等尖锐的批判。但正是这种批判，更意味着汉文化所具有的更新、再创能力。而这，比落后、蒙昧的游牧部族的文化，毕竟要有底蕴、有生气，也厚重得多。一个古老的文明，当穿越“死亡之门”，来个凤凰涅槃——重任在肩呀！

这便是客家名人爆炸之谜的第一个谜底。汉民族历史文化自觉的负载者，在这民族危亡之际，焉得不揭竿而起，一举冲天？

而千年迁徙，万里长旋，客家人自身的一部流亡史，本身也在滋养着忧患意识，以及更大的危机感。

对流亡者而言，最大的学校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自身曾有过的失败。失败，是最好的学校。当欧洲从蒙昧的中世纪走出来，“文艺复兴”时期回头去学习古希腊罗马的传统，不正是从其败灭中汲取到无尽的营养么？而客家人被迫远别中原，



几乎亡国亡种的遗恨，不教他们从中得到无尽的教益么？

历史总是这么写的：胜利者每每目空一切，故步自封，从而不思进取，反胜为败；而失败者总是能卧薪尝胆，汲取教训，从而发愤图强，转败为胜——他们从失败中得到的，比在胜利中得到的更多，“挨了打之后，懂得了学好”——这是人之常情。

正因为迁徙、流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客家人蒙受失败的耻辱，所以，作为这个群体的领袖人物，其危机感与忧患意识就比一般人更为严重。有危机感，方会敏锐、独具慧眼；有忧患意识：才能时刻警醒，引前车为鉴——而这些，则是客家名人脱颖而出的根本要素，同时，也形成了他们巨大的人格力量，并由此产生号召力，以在危难关头，把握住历史之舵，穿越“死亡之门”！这正是流亡者成功的秘诀，也是他们智慧与力量的宝库。试想一下，犹太人之所以成功，不也是因为这个么？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危机感、“沉船意识”，激活了他们的生存智慧，他们才如此及时地抓住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机会，无论是经商，还是科学研究，抑或政治角斗……

流亡者，不在沉沦中奋起，便在沉沦中寂灭。多少流亡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没，销声匿迹，有的只能在考古中才被重新发现，而大多数就永远不为人所知，堕入冥冥深处，可独余下犹太人。在东方，更余下了客家人，注定要为人类的辉煌而燃起更旺的文明圣火！

我以为，这当是破译客家名人爆炸之谜的第二个谜底：作为流亡者的特有的历史身份而激发出的潜质。

在破译第三个谜底之前，我想回顾一段历史。

纵然太平天国革命由于内讧失败，并被某些人诟病得无以复加，但是，无论怎么说，它绝不是过去周期性的农民起义的重复，它已注入了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因素——这也是客家人敏锐之处！

就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取得初期胜利之际，英、法、美三国公使自然嗅到了什么，赶紧在咸丰三年（1853年）与四年（1854年）先后造访天京。当时，英国公使文瀚想讨好太平军，声称英国“绝对保守中立，不助满人”，可其得到的却是“充满自信心之冷静态度”的回答：“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也是无用的。”

当文瀚将《南京条约》中文本“赠送一份”给太平军，以使太平军“各首领明了英政府与现时中国政府订有条约及该成约之群约条款”，妄想让太平天国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时，还附信以威胁，说如不承认，“英国必采取与10年前抵拒各种侵害之同样手段，施以抵拒”。

但太平天国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气节，对此不予理睬，以致美国公使麦莲在向其国务院打的报告中肯定地说，若要“天王兄弟及其臣下”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是极不可能的”。

1860年，太平军攻进苏州，太平天国后期的主帅洪仁玕，这位意欲利用太平天国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变革的先行者，写信给在上海的英、法、美等国公使与领事，敦促他们恪守曾经宣布过的“中立”，切勿食言“助妖”，他们便立即撕下了中立伪装，扬言“武装保卫上海”，组织洋枪队顽抗，终被打个落花流水。后来，1861年冬，几艘美国军舰驶到天京，司令何伯、参赞巴夏礼，一同去见了洪秀全，称只要接受同英国平分中国土地的条件，太平天国就能得到他们的援助，否则，他们便“另行举动”。结果遭到洪秀全痛斥：我起义兵，欲救全国，决不干“引鬼入邦”的卖国勾当。其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尊严及爱国主义立场，何等鲜明！

这段插入，正是证明上面所揭开的两大“谜底”——强烈的汉民族的自尊意识及作为流亡者滋生的危机感：及时敏锐地察觉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狼子野心。

尽管当时太平天国对西方列强的认识不可能太深，但是强烈的民族自尊是他们绝不可能放弃的——这正是需要我们今天加以理解与认识的！

现在，来谈第三个谜底。

这个谜底，可以从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找到。

洪仁玕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在初期聚义失败时逃往香港。四年之后，辗转迂回，历尽艰辛，最后终于到达了天京，临危受命，主持几经内讧已面临败灭的太平天国大政。为了挽狂澜于既倒，他发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巨著《资政新篇》。

时至今日，仍有人叹息他“太超前”了。

因为，在这部巨著中，他提出，要“以资为政”，把这作为“立国之本”。一打开书，便有“治国必是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这比同时甚至稍后于他的启蒙思想家们的主张“变器不变道”走出更远！

他明确地提出了一系列建立现代社会的构想——兴车马、舟楫之利；兴银行；兴器皿技艺；兴宝藏，开发各类矿产；兴邮产；兴各省新闻官；兴省郡县钱国谷库；兴市镇公司，施行工商水陆关税法；兴士民公会……这均是切实可行的政治、文化等建设的具体措施，却又颇具战略意义。

这一切，都是他精心研究当时西方的先进政制之后所制定的。

在总旨上，他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命题，允许“富民”从事工商业经营与矿业开发，从事近代的金融业，从而达到“与番人并雄”“奋为中地倡”的目的。



他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尊严，同时，也不赞同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凡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

他远远超过后来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主学习西方的立法制度，否则，不足以改造一个积弱落后的中国。他认识到“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对几千年君权神授的“人治”，对封建极权专制，对礼法名教、旧仪习俗，也统统予以挑战，要建立全新的人文观念。

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启蒙主义者容闳，当年亦寄望于太平天国，并亲自上东京考察，他是这么说的：“天假此役（即太平天国），使全国人民，皆从梦中警觉。”

关于洪仁玕的政纲，还可以做更多的研究分析，洪仁玕自己也早已说了：“此皆为邦大略，小弟于此类，凡涉‘时势’二字，极深思索。”

他没有在香港白呆几年——正是这几年中，他在已被英国强行割走的香港，对当时先进的西方政制，下了很大的功夫钻研，颇有心得，《资政新篇》绝非凭空而来。

及至以“洪秀全第二”自称的孙中山，也毫不讳言，宣称他的革命思想是来自于香港的。

对《资政新篇》的进步意义，怎么高度评价也不为过。可惜，洪仁玕抵达东京时，已经太晚了，无法实施他的宏图大略，尤其是清王朝与帝国主义侵略者联手，把太平天国置于血泊之中。

否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提早很多——当年，清兵入关，仅在江南一带便杀了3000万人，比英国殖民者在北美屠杀2000万印第安人还甚。而更令人扼腕的是，中断了中国东南沿海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尤其是启蒙主义思想的传扬——本来，如黄宗羲等一批思想家们，早在明末便在《明夷待访录》中，有力地批判了君主制，君“为天下之害”，提出“工商皆本”的先进经济思想，以及设“学校”——议会议政等一系列措施。

直到200年后，维新派起而反对封建专制，作为主帅之一的梁启超还说：“我们当学生时代，《明夷待访录》实为刺激青年最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

所以，以汉民族意识为重心作为南方这几次革命的历史动因，正是客家人在近代崛起的深层沉积所形成的。

而客家人抵达南方，较早与西方的先进文化发生接触，力求尽快摆脱中国落后积弱的状况——这在洪仁玕、孙中山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同样，在这一辑的五位历史人物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应该说,这便是第三个谜底:客家人较早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有敏锐的历史眼光以及再创辉煌的宏图大略。

当然,东南沿海的其他民系,也较早接受了启蒙思想及西方的先进文化,他们当中,虽然不乏锐意创新者,包括飞行之父冯如、铁路之父詹天佑,以及众多的大商人、大实业家,可是,从名人构成的成分,以及数量,却怎么也不如客家人,这又是怎样的一个谜呢?

应该说,在这点上,客家人仍带有北方士族的忧患意识,尤其是慷慨悲歌的义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们当中,成为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的比大商人、大实业家要多。而后者,由于缺少“北人”的忧患意识与重义轻利的观念,所以涉足的领域便大相迥异了。

谜底到此,也许已可知十之八九了。

首先,是汉民族意识;

而后,是流亡中激发的自强不息精神;

尤其是来到东南沿海之后对于西方先进文化的敏锐。

然而,如果光有汉民族忧患意识、慷慨悲歌的义气,而没有与先进文化的接触,那么,也就会仅仅局限于改朝换代或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出不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人物,而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更成不了叱咤风云的领袖或名人的,不可能顺应时代的大潮——关于这一点,近代史上已有了不少悲剧的证明,包括义和团等震动一时的反抗。

同样,如果只有对来自西方的先进文化的敏感,而没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慨当以慷的义气,那么,也很难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形成气候,毕竟,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不可能似西方那样迅速崛起,并且主动地去争取到说话的权利,所以,即便在广东,不少商人到头来也不得不“捐官”,而即使戴了个红顶花翎,还是低官一等。为何东南沿海的其他民系,在其他领域也有若干领先的人物,但在整体上,尤其是团结、组织革命力量上,却又远不如客家人那么有凝聚力?换句话说,光有敏感而无义的凝聚,同样是难以成气候的。

满清王朝的短视,恰恰在于它只看到汉民族文化优于他们的游牧文化,从而不愿再洞开国门,去吸纳正在上升并后来居上的西方先进文化,由此造成了中国在那一百多年的“盛世”中固步自封,大大落后于西方与世界,这才造成了本可以与世界同步的泱泱大国大倒退的历史悲剧。

虽说清初的大屠杀,康乾盛世对思想的大扼杀,导致中国思想发展史上这近200年的停滞与空白,但在汉民族文化区,尤其是东南沿海,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后来居上多少是有所闻的。

当清王朝再度把中国带进“死亡之门”的时候，汉民族崛起了，客家人冲出来了，他们已有积蓄几百年的历史能量了！

这不仅仅是忧患意识、危机感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感；

更包涵这个民系在文化上自古以来积蓄的巨大能量！

这是一个文化的民系，是一个高文化素质的民系在历史紧要关头上的必然表现——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不可能有这么卓越的表现与反应的！

刘光第在菜市口从容就义，邓演达喋血“麒麟门”，谢晋元慷慨赴国难，曾生、陈安良也已于上世纪末辞别了人世，本丛书中的宋湘、黄药眠也历尽沧桑，可他们的人生呼唤仍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耳边响起，客家人的未来也正在这呼唤中到来，让生者在今世的锻击与淬火中，教生命愈加纯净与美丽吧！

这当是我们最好的回应。

谭元亨

2013. 12

第一章 莞乡客村诞奇童，聪慧名扬四乡里

马嘶声四起，超然惊醒的同时也迅速拎起了身边的来复枪，还未冲出帐篷，帐篷就被水流冲倒。超然一个趑趄趴到了水里，呛了一口，满嘴是沙。水位持续上升，把帐篷裹了起来，超然拼命挣脱，凭借记忆摸索着帐篷的出口。

水的冲击力很大，帐篷被裹得越来越紧，并四下翻滚。超然又呛了几口，求生的本能让他拼命挣扎，但是无济于事，况且他身上还系着一个包裹，里面是他的命根子——30 磅的沙金。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些黄金却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帐篷在洪水里翻滚，好不容易被一棵灌木挂住，超然趁此机会钻了出来。

谢天谢地！惊魂未定的超然拉着树枝，不断喘气，龇牙咧嘴地刮吐嘴里的泥沙。

气息稍定，他看看天空，星河灿烂。为什么这么倒霉，在这个多次宿营的峡谷遇上山洪暴发？超然环顾四周，工人、马匹、工具似乎都被洪水一扫而光。

“阿发古！定生古！”他大声叫唤。四周只有哗哗的水声。其他人估计都在洪水中不幸遇难了。超然有些懊悔，万幸，还有腰里的沙金，卖了之后可以寄些钱回老家。还有阿发古、定生古这两个和他一起被“卖猪仔”过来的老家人，几年来大家相互扶持，结成桃园之谊。万一他们今天不幸遇难了，该寄些钱抚恤一下家属。剩下的就雇几个人，买几匹马，重新再来。

超然想到这里，紧了紧腰带，熟悉水性的他对洪水毫不畏惧。看了看两岸，估摸着南岸比较近，于是飞身跃入了水中……

“阿超然嫂，你家又有番饼来啦！”

刘氏正在给番豆（花生）脱粒，今年番豆收成不错。最后几天太阳狠毒，番豆很快就晒得很干，这样存放不容易发霉。理光叔带着一个人大步走过来，那人递给刘氏一封信，从兜里掏出 100 块鹰洋，数了两遍，递给刘氏。刘氏又是激动又是紧张，接过钱，说了几句感谢的话，数也没数，就按照那人的吩咐在一张纸上按了个手印。

理光叔展开信，把信中的内容读给超然嫂听。

读完之后，理光叔笑得非常灿烂：“阿超然嫂，你就好福气啊。超然在米国

(美国)加州州府沙加缅度挖金山发了财，应该很快就可以接你们去米国住了。到时候带我的儿子也过去发财啊！”

“一定一定！”刘氏微笑着答道，赶紧抓了一把番豆给那人和理光叔尝尝。

“你家儿子和圣达同年，好听话，我都喜欢他啊。”

那人道：“我这次回乡带的侨水里面，超然是最发达的，阿嫂，你要享福了。要不等十月就可以走啦，到时候我带你们去香港坐船。”

“等孩子再大一些吧。我听说坐船要半年呐。”

“顺利的话才半年，如果不顺利，可能一年半才能到啊。反正到时候叫理光哥找我就行了，不要相信别人啊，不然你们家癩仔很容易被人卖猪仔的，超然当年算是九死一生命大啊。”

“那是啊，要不怎么就超然发大财啊。这些财不是容易就发的，要拿命来搏的。是不是，超然嫂？”

刘氏不住称是。

“超然嫂，我们走啦。”理光叔和那人呵呵地笑着走了。刘氏把钱揣在怀里，心里很温暖。番豆也不准备脱粒了。

日上三竿，赶墟还来得及。刘氏急忙进了里屋，把钱妥妥地放在枕头箱里，仅摸出一枚鹰洋，到门外叫上两个儿子匆匆忙忙地赶集去。

老东莞的观澜墟由东门街、新东街、卖布街、龙岗顶，以及沿观澜河的西门街、沿河街等十几条街道组成。这里店铺林立，商贾云集，除益章票号、恒隆票号、宝山金铺、公益酒家、福记表店、叶广生表店、满生制衣店、叶满杉木铺、登康狗肉店等老字号外，更有当铺、茶楼、客棧、轿馆、字画店、赌场、妓寨、鸦片馆、扎纸店、棺材铺、杂货铺、镖馆、药材铺、海鲜铺、榨油作坊等，各种行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是远近闻名的繁华墟市。

每逢农历初一、初四、初七的集市，四乡人都挑担推车过来，更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集市一般从早晨六七点开始，下午三四点结束。但是午后许多人就走了，要采买一些东西还是要赶早。

娘儿三个走得急走得兴奋，顾不得天气热，刘氏感觉额头淌着汗，用手一抹，一粒沙子进了眼睛。

一阵迷糊，刺刺刺得要紧，不得不停下脚步。沙子压迫着眼球，眼泪啾啾地往下流。

此时，在地球的另外一端。

洪水湍急，漩涡众多，超然水性再好也架不住腰间沉重的沙金拖拽。

这些钱本来想在老家盖一栋楼的，祠堂维修肯定也要捐点，但现在马队被冲走了，这些钱是东山再起的资本，真的比命还重要啊。

超然不能扔掉。

超然绝对不会扔掉。虽然吃力，但是顺着水势，他慢慢靠向了南岸。

然而超然估算错误，他离河流南岸的直线距离确实比较近，但是由于地球自转的影响，北半球的河流河道在自转偏向力的作用下，水流对流向右侧的河道冲刷效应非常强，在河道左侧的堆积效应也比较强，两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北半球的河流是北岸水浅而缓，南岸水深且急。而超然现在游向的是水深且急的南岸。

越靠近岸边水越急，洪水冲刷河岸激起的水花溅在超然脸上，麻烦了，眼睛进了沙子，一阵刺痛，双眼睁不开了。没有抓住岸边的一株灌木，反而被重重地冲到一块岩石上。

嗷——空谷留下一声长啸……

二

几年来，几次有水客从南洋回来，从米国金山回来，都是从家门口过。邻村几个去米国的家庭有的也得了几笔小小的侨汇，有的却得了噩耗。而超然的音讯却再也没有得到，似乎谁都不知道超然去了哪里。

只是，人人都记得超然是在金山发的财。

信叔公喜欢在祠堂乘凉的时候对着年轻人说说超然的传奇故事：

当年超然很穷，到处打短工，但是人非常老实，能吃苦，脾气又好，做的事都很妥帖。大家搭屋抢收都喜欢叫他帮工。但是在乡间打短工，大家都穷。往往帮忙之后就是吃顿饭，打壶酒作为工钱。打了几十年零工，钱没有积下多少，人倒是入了中年，四十好几的人，没有钱讨老婆。一个吃饱全家不饿。

有一天，信叔公和超然一起到墟市吃酒，吃了一个时辰，呷了斤半老酒，一斤晒番豆，吃得尽兴。

两个人酒酣耳热，相扶回村。走到邻村，突然觉得颇有尿意，看看路还远，不能把尿屙回家里尿桶里，两人只好一起跑到路边别家的茅寮里屙尿。

哈哈。一群年轻人哄笑起来。

信叔公正色道：“屙尿有什么好笑的。你们哪个不屙尿？你们不知道，这一屙不要紧，当时我吓一跳啊。我和超然差不多大，我拉尿是顺风尿湿脚，但是超然是迎风尿十里啊。那个尿桶咚咚咚咚，都被他尿穿了！”

“把尿桶都屙穿了？”

“是啊，我亲眼看到的，你说厉害不？”

哇，这下子，换来一些中年男子暗自佩服了。

“所以啊，我看到超然这么有力，我一下酒就醒了。我就劝他，超然啊，你四



十好几，但是有力气，你一定要娶个老婆，不讨老婆太可惜了。”

超然还没醒酒，他说一个人自由自在，讨老婆费钱。

“我花了好多口水才让超然听了我的话，这不就讨了个老婆。哇，不得了，一下生了几个儿子。你看超然多厉害。”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超然厉害。现在在金山发了大财。我就说他一定能发大财！”

“信叔公，你怎么又知道他会发大财？”

“当时省港好多‘卖猪仔’的，都说去南洋发大财。还有去古巴的。超然想去，孩子多，要养活家人。他又能干，三年赎身赚钱没有问题，他来找的我。”

“我说我有书纸（报纸），念给他听‘兹接到汕头信云……又有一只船名亚厘卑仁在汕头招人去洋，俗云‘卖猪仔’。近日汕头地方招人甚难，因历年招去多人，百无一返中国，亦无音信归家。或有一二返回原籍者，言唐人在古巴岛地方为奴，受主人约束极严，受尽多少恶言、臭语、打骂，做猪仔者十死一生。所以汕头各处人民严禁子弟云云。故现在澳门每得猪仔一名，番人肯出银三十大元，赏与引带之人。有此重赏，即有一等无赖之徒，往各处拐骗无知无识之人’”。

“看到书纸，我就告诫超然，千万不要去古巴。这不，他去了米国金山，这就发了大财。要是他去了古巴，估计就难了。”

“去米国金山发大财？”

19世纪50年代，广东许多口岸设有“猪仔”馆，华工出国前集中于馆内，丧失自由，备受虐待，常有被折磨至死或自杀者。出国需2~5个月航程，华工被囚禁于船舱，生活条件极端恶劣，死亡率高达30%~50%，而死亡者被随手抛尸入海，故船被称为“浮动地狱”。在海外庄园、矿山中，华工过着非人生活，九死一生，如此一来，在海外能有一条命苟活已经是祖坟上冒青烟的好运气，更别说能发财了。当时外国殖民者和中国地方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利用各种手段欺诈、拐卖、掳掠大批中国青壮年劳动力赴海外“掘金”。一种是契约工，即订约卖身3年、5年或10年；一种是赎单工，即出国船费由招工者先垫付，欠账者在国外须受雇主控制，直至还清债款及利息。

来自中国广东的“猪仔”在北美洲主要都是在西部的美国和加拿大做苦力。虽说都是到北美洲的“金山”发财，但是其中很大比例的中国劳工是在修建铁路。

中国劳工温顺、沉默，从不主动去招惹是非，即使是给他们的工资很低，派给他们的活非常艰苦，他们也毫无怨言，从不制造麻烦。那时候，不可能有挖掘机、推土机、铺轨机之类的现代机械，施工全靠人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放炮崩山，或者用铁镐修路，用双肩将铁轨扛到路基上铺好，再一锤锤地把道钉敲进铁轨中去。而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极为艰险的条件下完成的。这些工作，就连在欧洲闻

名的爱尔兰工人都不愿意干，纷纷罢工，甚至黑人也不干，只有中国劳工，又能吃苦耐劳，又有智慧，但是华工的工资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劳工。

1865年年底至1866年年初，接连五个月暴风雪致雪崩频发，修建美国太平洋铁路部分线路的3000多名华工全部遇难。几个月后，冰雪融化，人们才发现尸首横陈，几乎都身穿单衣，赤着双脚。死者后事无人料理，便由新来华工掩埋。因当时美国政府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华人死后不能与白人一起葬入公墓，只能埋入墓外野地。

许多美国老板“发现”华工居然不会像欧洲工人那样“罢工”“争取权利”，而且对“生命”没有概念，特别适合“奴役”，一时间中国劳工的“美名”闻名于世。

其后加拿大修建太平洋铁路，也盯上了中国华工。1881年到1885年，总共有17000多名华人背井离乡，饱受苦难。曾经有上千名华工在三桅木帆船上漂了六个月，历经磨难才登上加拿大土地。

能活着到达异国他乡，踏出了“发财梦”的第一步，每个人都欣喜异常。但当见到落基山脉的崇山峻岭时，他们都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山是如此之高，如此之险，迎接他们的是他们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严寒。

广东气候温暖，很多人习惯穿竹拖鞋，或者干脆赤脚。刚到加拿大时，他们没有靴子，天冷，下了雪，脚冻得不得了。但是华工没有钱买靴子，他们只好把装土豆的麻袋撕成布条，将脚裹得又大又笨。他们需要经常爬山，不时有人失足从山崖上掉到涧谷里。

华工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其恶劣的程度完全不亚于当地的天气。他们住的环境很差，高山上气温低到零下三四十度，他们只能住在棚帐里。吃的更是简单，有不少人死于营养不足。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的作家威廉在他写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建设者》一书中说：“他们全月的粮食供应是一袋米（50磅），仅足以维持他们所从事的体力劳动消耗的一半……1884年，有近2000名华工说是死于坏血病，实际上是因为饥饿而死的。”此外，华工在火药开山时发生意外死亡或因为不满工头的虐待被打死的事时有发生。

中国劳工承担的是最艰巨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西段的建设——著名的法瑞瑟河谷从耶鲁镇到里屯的58英里的路段，山体全是坚硬的花岗岩，陡峭无比。深深的河谷中激流飞溅，险象环生。他们要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十五条主要隧道，最长的一条有1600英尺长。不少中国劳工死于饥饿、爆破、塌方、暴风雪、疫病，甚至被出没在荒岭中的黑熊吞噬……^①

^① <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rw/2010-09-02/1341272643.shtml>.